志於天下國家者自其始學知道盖莫不蚤作而夜思然能實加於躬行千萬不可一二夫君子之論不白於天下學士大夫之行多浼於小人由是二者居之不變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此凌谿子將來之責倘亦如諸公之望於延平否乎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志

對山集卷之三十四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碑

大明嘉靖平虜之碑

夫豐功鴻勳非淺計慧筭能建也故晁生獻策於西京充國沈慮於愁虜非君臣和德於上未之能成也明興百七十年制馭夷狄之策殷周所希覩也而近者猾虜襲奏附邊之民嚴被驅掠

武宗皇帝奮武致討矣而虜鋒未挫今

上嗣大曆服於是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太學士楊公起督軍務遂有乙酉之捷楊公

徵還闕庭詔起兵部尚書王公代之公至一年為嘉
靖丁亥虜復入寇公曰嗟乎絃不更則音不調令不
更則士不奮虜所以敢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為怯也
今不預為之計徒以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即其為非
勇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吏分部扼塞馴練士
馬廣具餱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果由花馬池及
小鹽池折墻而入癸酉抵鎮戎所鎮戎操守指揮跖
瑞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指揮李佐洎都督鄭
卿參將劉文副總兵官趙英李義統正奇兵至虜懼
分道北奔卿等至細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

級所獲馬匹器物無算虜勢漸潰諸將復依分部追
至哲思溝又戰又斬首三十六級而所獲馬匹器物
益多是夜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
而取寧夏總兵官杭雄嚴督參協等官魏錕沙金遏
其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領按兵待虜
虜至與大戰斬首九十五級值指揮李英千戶王縉
徐堂各率所部喊殺虜後聲震原野虜益大恐乃四
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五羊坊諸處會雄統
錕及參將苗鑾夏欽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都指揮楊
和迎虜勦殺已斬首八十三級馬匹器物并青羊所

獲益多不可勝紀而墜谷溺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不在是筭殘虜僅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於戲公之深計奇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與鎮巡藩臬諸君子奉若德意之功也其所上捷書深言兵備副使桑溥練達變通規畫攻戰諸事及今日獲功官軍即前日楊公簡練將士謂成功有自尤非謾語傳所謂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者非公之謂哉其各守分地協心追勦者又有操守指揮任傑李英符深云地方士庶咸請刻石以示永久盖欲誦說天子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王公克綏厥事奏此虜功揆之古昔雖孝宣之任充國弗能加也海覩茲休盛實踰前聞有嘉厥請爰勒斯銘其辭曰　惟皇建極萬邦所望耀德邃古比蹟周商蠢茲醜虜順叛靡常　皇赫斯怒九伐是張遴材選士其武湯湯起此元老纘甫踵方匪怒伊教令不易行我士用奮時維鷹揚天厭胡鷙欲滌其狂我馬既同何需不臧殪此群醜細溝之傍迤及哲思益仆且戕返則值閼往顧速亡青羊之殲遂至五羊殘胡宵遁號跳慘愴仰瞻神武如雷如霆邊民悅懌方內富強大小稽首頌聲載颺

天子萬壽永綏四方外患既殄內治彌康大夫君子
盍思悠長循彼抑戒飭我戎行長子是率淺慧是防
翊我
皇度于虞有光敦彼古昔其道孔明我銘在石諦思
勿忘

嘉靖甲午平虜之碑

嘉靖十三年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勵
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
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

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主之寇寧
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
衝截窄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己卯虜
由定邊乾溝剷崖擁入鐵柱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
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
率所部參將某守備某馳兵往赴明日乙丑戰於會
寧柳家營及葛家山斬其傑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
曰賊歸必自青沙峴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皐可
趨青沙峴伏道以俟紅古城半箇城零賊之所必犯
指揮王縉可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剌都蓋池鳴沙

洲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
峴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
箇城與埼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
七所獲韃馬一百三十又一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
百三十又七染震與參將吉守備戴經遇虜於乾
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韃馬二百又
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將苗鑾遊擊
蔣存禮鄭時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參將史經
劉潮分布韋州張年又從苗鑾擺邊遇劉文驅虜結
營北奔各喘奮勇而前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韃
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
營晝夜亟遁故海剌都塩池鳴沙石溝號青牛富有
之地雖具經行不敢正目視昔年駐掠豳隴而諸將
閉門籲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哉十萬之虜經年在
套秣馬厲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獲三捷蓋維
皇上神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
將得以攄忠自奮爾語曰上下相須千古為難豈不
信哉唐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殆及
千餘威寧細溝之功北征以後謂為再見視威寧細
溝不知相去幾許

廟堂與本兵大臣必有休休之心翊賛
皇度者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言也邊方父老
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
惟明九葉篤生
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弘化寵綏萬邦內治
既洽恩被邊防惠德有賚拂義必匡蠢茲酋虜潛蠕
幽荒教既未逮螫亦屢猖元臣若德逖惠厥常盤據
河套未遂驅攘豈天厭逆乃爾乖方屢犯屢挫曾不
戒戕公用赫怒大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武
既馘乾溝亦褰大舉反衂鼠竄惟囊恭惟
神武所向必戡況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
譎狂稽勛考勩咸協否臧元戎丕奮參佐孔良節制
四載其武湯湯邪佞莫入夸毗是惶
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
尚慎勿忘

野田先生碑

先生姓韓氏諱福字德夫其先天長人也始祖宗哲
有才畧元末嘗為長興侯賓客覘見
太祖知天命有所歸既而去之曾祖弘從戎關中世
籍西安前衛祖瑛生父鐸鄉試舉人累官茂州知州

茂州娶趙氏生先生後以先生貴贈茂州為知府趙
為恭人先生幼而穎慧長而超拔以成化辛丑進士
除知滑縣嚴已正法滑用大治旋以憂去百姓戀戀
若失慈母後除知章丘治悉如滑三年徵為四川道
監察御史巡按宣大舉劾明允時望是歸陞大名知
府知府八年再入覲
朝廷以其治平為天下第一錫宴吏部觀者盈道皆
爭覩韓大名曰重生包老云陞浙江布政司參政方
[illegible]轉大理寺右少卿奉
[illegible]理直隸軍務馬政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保定等處地方弭盜安民今尠其比
命總督蘇松糧儲未幾又
命回院管事時劉瑾方軌事忤瑾下錦衣詔獄三月
始釋後陞戶部左侍郎[illegible]有會議先生惟以是非所
在持論天下陰受其福者多矣俄
命兼左副都御史整理湖廣糧儲方綜理間值廟堂
以遼東屯田清查失實於是又改
命先生往遼東事瑾率以指授先生惟不如指故瑾
益怒先生遂免官歸此正德四年七月事也先是先
生在湖廣夤緣者賂瑾則以先生封皮北行後一年

瑾伏誅竟以湖廣封戊坐累謫戍固原至今
上即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年康彊無恙
自檢益嚴士大夫庶民小子親就先生如有弟逮春
秋八十有一躍馬省耕捷於少年語稱仁者壽先生
非邪弘治乙丑冬予北上會先生於邢臺其議論皆
極當世之務綜理曲折無往不獲予始物色先生治
大名事其先有司嚴保甲教樹藝諸事則政得樞要
故每行必準
賈書所謂政平訟理吏畏民懷古之循良莫能及也
斯實録矣張孟獨撰先生行狀言大名事甚詳蓋有
見之言非徒設也壬辰八月丁丑先生卒十一月己
未合葬於吳恭人之窆禮也先生之孫生員詢長安
佳士也予宿重之光宗嗣美當在若人因詢請為先
生之碑故畧載行事系之以辭庶考德者不厭其繁
而步武者能思其要辭曰維先生世之偉人厥藏允
厚行方物憚位大弗究豈將命之使然抑在我之何
咎木塔新阡兆同元媾履不愧心宜爾壽子孫振
振具美且秀慶佑自天益遠益懋考德采休視在華
胄

平山先生墓碑

瑾伏誅竟以湖廣封皮坐累謫戍固原至今
上即位始赦還西安前衛在田二十四年康彊無恙
自檢益嚴士大夫庶民小子親就先生如有弗逮春
秋八十有一躍馬省耕捷於少年語稱仁者壽先生
非邪弘治乙丑冬予北上會先生於邢臺其議論皆
極當世之務綜理曲折無往不獲予始物色先生治
大名事其先有司嚴保甲教樹藝諸事則政得樞要
故每行必準
聖書所謂政平訟理吏畏民懷古之循良莫能及也
斯實録矣張孟獨撰先生行狀言大名事甚詳蓋有
見之言非徒設也壬辰八月丁丑先生卒十一月己
未合葬於吳恭人之窆禮也先生之孫生員詢長安
佳士也予宿重之光宗嗣美當在若人因詢請為先

對山先生全集

咎木塔新阡兆同元媾履不愧心宜爾政壽子孫振
振具美且秀慶佑自天益遠益懋考德采休視在華
胄

平山先生墓碑

先生既卒之二十四年為嘉靖五年丙戌夫人聶氏以正月七日庚寅卒於家其第四子尚絅方起為陝西布政司左參政聞喪於官即晝夜奔行歸郟海時以子婿之喪在華州見其匍匐哭踊拒饘粥哀毀過也與監察御史東君希宋勸之即別已去顧其痛深道遠心恒以為憂焉今年某月日子尚忠等將奉聶夫人之柩合窆於先生尚絅以書洎按察副使王君邃伯狀來謂海與交獨厚宜撰碑銘表諸墓石往者尚絅與海同舉弘治壬戌以進士先生以其冬十月至京師海嘗親侍杖履覩其為人恭厚淵懿言章而理道窮而遜以為非己所恒見繇是知吾尚絅所以尚德跨譽為世名人者不獨其天資之厚也明年七月十六日辛巳先生卒於家海既以先生之行事銘諸壙中矣然先生之名德巍巍在人南鄭與宜川諸生有言及先生者不問及門與否皆歎息嗟悼以為世安復有若人雖先生阨志於終身視身為高官豐爵而世罔知名者其相去奚啻千萬哉夫位者所以因德而功者所以施位也故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歿世而名不稱夫子尚以傷之故崇冠大纛有弗貴袗衣滫瀡有弗御者凡以思令德之當終修名之當

樹也

明興百六十載位卿相陟顯頎者至不可以數計其能為士大夫所知者僅十數人而平山先生之名徧天下直可與漢之郭有道陳大丘比從方駕位斯亦非古昔所云大丈夫乎聶夫人賢淑嚴慎克配於先生修撰呂君仲木有志副使韓君汝楫有狀皆悉載其懿德茲故以畧之矣銘曰　隆維先生履素抱貞哲範奕世至元乃扃上蔡不造擇此攸寧粵及四世醇德是承蘊和毓祥先生以生躬冠炯炯三易用明餘及墳典卓緯厥聲屢試弗售不慍益楨太學授館諸生所矜爰矜爰式上書

闕庭

皇志允協公車沮行奉檄南鄭儒學載興載興惟何亶亶罔勝其維伊何淵源是澄科第既嗣性道克成翩翩若羽勳伐是鳴爰及冠射古道允升改諭宜川地遠士寡絃誦洋洋自公之化為母思東歸我廬舍諸生嗷嗷泣涕盈野棲遲偃仰直躬多暇或詠或歌陶如肥遁既歷險夷乃廸綏順邦人小子景行靡鈍所動斯軌所言斯訓聿思古人先生是信予既克昌王用丕奮遡光臨沂不殞厥聞平山之阡夫人是同子孫

繩繩世萬豈恫我銘不磷昭示永終

明封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馬公墓

碑

弘治時海事

敬皇帝歆湖馬子應祥以進士歷知河內歙而嚴聞達於京師泊徵入為稽勳主事則與鄜人王九思及海為友道誦古昔則法先王一時名大夫莫之能先焉

毅皇帝初應祥迎其大人封[illegible]事公於官邸九思與海日趨事焉聞其論覩其容[illegible]而有文簡而適理淵乎若深矢乎若直浩乎若不可量蓋古之遺德也正德庚子予罷翰林嘗遨遊三輔之間考往蹟眺名里數獲拜公於堂乙亥之冬公乃以疾捐賓客矣嗚呼痛哉世有哲人為民軌則乃不能碑之永享遐筭使賢者承其式不肖者易其故豈非風俗之不幸哉往者應祥以海為公墓碑海不[illegible]嘗得君子之教於心久矣茲安可辭於是述公之[illegible]事於碑曰公姓馬氏諱倫字宗彝先世蓋高苑人[illegible]道原孔武有力洪武時從[illegible]秦王就國後調西安[illegible]衛故子孫世為西安人而居菜市里中道原生六子其第四子昇配戴氏生公

少而孤以卓犖自負馬氏故多俠西安人或多畏之公獨恥之曰丈夫當以信義則於鄉人何區區若是者故西安人咸曰宗彝長者不可不修問也公素愛畜產而家或弗豐於是以所有易馬貨之即能裕用不乏已而復自笑曰財取足用而已役役於此不亦苦乎後亦棄絕不為公天性慷慨好義急人之難無避水火實非利一錢者河州衛指揮金冕有急使人挾二百金將有所遺而使詣公家金未及遺而使者留金於公以去死於塗三年公自賫予之封識如故又一千戶某亦河州人自京師來至西安有罪亡去

以練囊盛百金留公所亦久弗取公又自賫予之其封題猶金氏云故兵部尚書河州王公居家不妄通賓客顧獨喜與公接又遣與其諸子遊公舊宇修道王公以為不協於義以宗彝更之自為說以贈公王公嘗謂公曰反金事不難俾數年出金以息所得蓋不細矣而封識不移此正其所難耳王九思曰王公振古之英社稷之臣也重公如此君子於是因有以覘知公矣故西安諸學士大夫鉅人長者無不愛慕公願與公遊非苟然同俗也公事母戴夫人誠孝曲至夫人以貞節自誓而公能承顏奉歡老壽披旌顯

於井疆有榮耀焉西安人嘗以誦述公之行事謂公性
快直無論尊貴人洎能受與不能受輒面道其是非
人猶有怒也公隨已忘之又輒與好處之不絕其過
以此人愈益敬公故私相勉勵唯恐有聞如此也公
生景泰戊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壽蓋七十有八先配
安人王氏其先灤州人陽和衛百户林之孫伯父榮
以才畧改西安左衛署鎮撫而父貴偕其兄來關中因
以安人有女德歸公云善事舅姑夫人得其歡心而公
之嚴毅能無逆志則其貞順之性蓋有人人之所難
矣壽六十有一卒生男子二人長即應祥累官山西
按察司副使次應昌嗣公德女子三人啟富張嵩
卒蕃者壻也而嵩為河南府同知云孫男子五人平
咸寧縣學生中千辛年孫女子三人長嫁指揮龔子周
邦圻死攻適千戶夏浹次適長安學生楊宗輝季未嫁
死曾孫子二人女子一人苗裔盛矣繼娶王氏亦先
卒又繼杜氏公卒之二年丁丑三月七日與王安人
合葬樂遊原新塋又七年海始撰碑刻諸墓左嗚呼
公之遺德顧此何能詳者然有求知公德於千百世
之下者其或可考於茲云爾辭曰　惟馬孟父世
篤其慶爰值其祥迺克有立是惟封公惟馬之光桓

桓高苑建此有宅克綏關輔俾壽而昌孫子以強姓
右宗亢服此令名故墓累而崇根培而茂德之不爽
音之不戕毋謂奚當嗣於按察其光益長萬夫之望
樂遊之阡永惟公嘉玄堂閟閟神道克廣南山是瞻
從以孫子胡不萬年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呂公墓碑

公諱溥字某家世高陵人也其始祖曰世昌又幾世
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娶魏氏生公
及其弟博公長子柟者海友也海以柟友則數之高
陵因得數拜公親見其容貌聞其言論覩其行事知
公之宜有柟也公以正德丙子五月十六日卒於家七
月九日葬於縣北祖塋當時柟以海為公墓碑海懼
匪德不能昭述盛德揚著幽光故至於今始勉復於
柟焉夫人子於所生者生也莫不欲其榮歿也莫不
欲其衰言語行誼莫不欲其傳然虛誇鮮實人指議
至矣尚奚言傳哉故海之自矢也不憂天下之不信
吾言而憂吾言之不足以自信夫公鄉里恒人無麗
辭輝藻以要譽文學無豐財崇職以驚炫流俗無奇
節詭行以聳世胥然海數言不置非所以私其所好
也示天下以長者之道所以廣教布德懲勸浮靡也

海惟公朴實不華耕鑿飲食之外一無所為海不敢輕誣之曰遯世不仕也孝親友弟守身畏法處親戚鄰里無所欺負治生期於僅足責人不為已甚雖傳記所載典册所訓何弗啻哉此公之大畧人人易言之人人不能為者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若公者於此道庶幾否耶公羨髯鶴翰望之如神仙達識事體深計者莫能會其意其指擇是非談述理義學者或鮮焉志稱其決魏某詐嚇李縣判之事豈非其事實哉墨劉之鬬墨嘗謀耽其老病以償劉矣片言之間卻酖已鬬生墨氏長少盖幾人也其後又觧姙婦之死平劉李之怨訟買田逋稅者官不能稽諸板册以公一言而決縣官定徭役辟於里書方伯至亦信以去公言諸富平道中方伯即歸以正之其已壯哉公居常惡衣糲食休休自娛既受封貴顯猶着補綴屨繩布終其身無怨恫於人少日以大户輸餉榆林同輸者為掩昧得貲皆笑公歸無完履乃同輸者發覺易子破產公獨安居闤闠至今應輸者必自戒飭曰慎不可亡若呂公也間居嘗謂柟曰汝知仕之大本矣乎無他慎取與爾有餽者無故而餽豈無所為也輙令反之寢疾經兩

歲柟晝夜侍不敢少怠或履敲稍震猶厲色以責曰汝侍
天子側亦當爾邪病且革呼柟語曰汝受
朝廷榮寵他日當竭力報國無得自便宜咨禀汝叔
而行公所以愛其弟者死猶未已也曩聞高陵人言
公壯時父命為居室將於弟異公乃擇大木為弟室
弟讓公公曰安知為爾室也室成乃率以與弟配宋
氏潘府教授宋公之孫女也宋公愛其孫不欲與凡
子李州判者宋公之友也公十五即為李所器曰此
大美弗與若身當與若子孫故宋公因以孫妻公當

其時諸宋薄公貧也李君曰渠稍長豈止如爾家後
其言卒驗云宋安人既配公奉其家範事舅姑處妯
娌各得其道諸呂內外無弗悅者柟之少也安人壹
是以身教之凡枕簟刺繡故事必曰此賢此孝講說
大義亹亹不倦又恒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詔柟
故柟之所以為天下之士者其父母之教有然也公
生正統戊辰五月十四日春秋六十又九安人與公
同生生七月二十一卒弘治乙卯五月八日壽止四
十有八正德癸酉三月一日以柟封公為儒林郎翰
林院修撰贈宋氏為安人繼室侯氏亦封如安人焉

子三人柟舉正德戊辰進士第一官翰林修撰為
上經筵講官仲曰梓公藝後五年歿季曰栖縣學生
志弟泰兄二十一歲死女一人嫁劉孟陽孫子三人
田縣學生甸柟子留梓子孫女三人嗚呼其傳盛矣
銘曰　維呂氏世懋德蘊靈尚父啓齊爰有高陵世
昌孔武孫子是刑及彬鄉父高陵以興至於六葉封
君乃生纘此懿德厥宗用成篤生我友維邦之禎直
義廣孝公志斯承昔在壬申拜公於庭望之則嚴即
之則平溫公易簡若藹之馨匪德曷來匪言孰明享
不盡孝德不媿齡遠近悲悼況云我情高陵之北實
惟廣坰建爾玄宮萬世之寧考光揭曜因勒斯銘

封奉直大夫南京吏部清吏司署郎中雙流
縣學教諭胡公墓碑

公諱士濟字澤民秦安人也曾大父鈞自某州徙居
秦安豐財厚德人咸讓之生子海幼有大志未售乃
躬耕於南坰之野休休然若將終身蓋古沮溺者流
云子璉善文辭累舉不第仕為南陂知縣平以近民
嚴以懲傲盜不涉境蝗不害稼民用乂安九載吏部
方以為良欲登用之顧懇疏乞歸有
詔嘉其去就特許之道過南陂士民攀送者相望於

道若失慈母嗟傳記所稱且何以加焉生男子七人
長士源次士清次士温次士潔次公次士洪什坊縣
知縣次縣學生士淳公生而穎異幼有大志獨為南
陂公所鍾愛及游縣學與其弟具以朱氏詩稱名關
隴聞岐山張君精朱氏詩偕往學焉得其傳以歸大
為提學副使浮梁戴公所稱然累舉不利遂貢於太
學方將交天下之士以卒其業值其配李宜人以病
卒京師不得已仕成都縣學訓導至成都教其諸生
立方起惰士用丕興資者捐廩餼之賴以成立者甚
多有高文皆著蜀郡人與藩臣某交後某得罪蜀王

逮及文質公詣王言文質無罪王即釋文質一時撫
按藩臬皆禮重之乃入令署資陽縣教一如成都職
滿成都人士攀送者諸縉紳於玄都諸官寮於雲臺
諸士人於昭覺諸弟子於新都觀者群相歎息謂所
稀覩至今猶美談焉陞塩亭縣教諭尋以內艱復除
雙流仍以教成都者教其諸生彬彬乎與他縣異兩
受臺檄攝其縣事民殊以為便已且人人自勵惟恐
弗馴無面見公所謂有恥且格非與正德戊辰子纘
詔刻其策

命為翰林院檢討明年己巳公惟雙流職滿致仕歸
秦安戊寅以纘宗封公為奉直大夫南京驗封清吏
司郎中先配李繼趙皆宜人今
上即位　詔百官父母既受封贈者其服色同子時
纘宗知安慶府故又加公以四品服焉其生可謂榮
矣嘉靖壬辰四月壽八十又四卒於家纘宗以山西
布政使奔喪歸已而徒跣來武功請為公碑以樹之
墓道海嘗於姻友張用昭氏得聞公之懿德若歸蒲
銘之金於子與憫盜騾者之欲悔其過而未逮數事
宜其子孫振振翼翼光宗遜德有如吾纘宗也往歲

海嘗獲侍公之杖屨望其容接其論逾於所聞多矣
備極榮養安享高年謂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正公之
謂乎李宜人國子監生玘之女有淑德宜於公卒時
年三十又二蓋成化丁未也公生男子四人長即纘
宗次正宗次可宗次在宗纘宗初以檢討謫嘉定判
官陞童川州知州乃有南京吏部之
命尋知蘇州歷浙江山西山東布政司參政乃陞今
職文章政事蔚然名世正宗以下皆學以待舉思齊厥
兄女子三人長歸通判孫述先次歸義官董塋季歸
高第孫男子七人初褥被祕袂約祖皆讀書力學孫

女子一人尚幼未聘其胤昌矣海與纘宗友善義不可辭銘曰　惟胡仲父其德克崇食不似德其後乃豐粤惟伯子靡受弗庸郁郁翼翼為時文宗光承帝賚尚弼丕功南垌之兆厥墳窿窿配以伉儷終古是同刻銘表墓用逖休風

先公墓碑

先公諱健字自強上世河南固始人始祖諱政始徙來居武功長寧生子諱廷瑞為元興化學官關中學士大夫尊之為西原先生西原先生生子六諱世睦者生子二諱珙者生子諱汝楫初以縣學訓導辟為燕府官後出為安岳令

太宗皇帝既靖難召為北京行部左侍郎賜璽書留北京輔

皇太子凡北京事從所自行後

上累以論功當侯則固辭不受卒六年

上乃召其子諱爵與檉至曰昔侍郎有三子今何二子來諱爵對曰先臣中子年以賈出外不得奉詔

上乃以諱爵為上林監正檉監副而賜年千金鏹數十千貫敕所在毋稅關津吏毋得詰察至

仁宗皇帝時侍郎始贈為資善大夫工部尚書而後

諱爵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少
卿取夫人李氏生先公始先公生時先尚書方在行
部一日
太宗皇帝召先尚書諭曰聞先生生有孫此可慰老
景矣已命左右記待長時繼用報先生今宜與先生
賀乃賜宴及馬匹鈔幣若干又賜國師輪子曰善保
護善保護先公生五年而先尚書卒及壯也又隨先
太常居南京先太常卒也
英宗皇帝復大寶召錄先尚書子孫而先公以詔至
送吏部見部尚書則由部門用道入又長揖部尚書不
拜也尚書大夫怒欲竟不與官職部尚書不肯曰此
太宗皇帝所故命而
上以報尚書者乃請與通政司知事俾以祿奉祠尚
書焉先公為知事歸也又二十年病痿不履痿三年
也乃不起夫人袁氏浙江按察司僉事溥女柔順有
則宜於先公生子五人長曰予先君鏞次曰銓又次
曰錫曰鑾曰錦先公以已抱負闊大不得施設自見
而家世膺受國祉又厚也於是日日躬自督課使五
子各自治經舉進士故予先君卒時懇懇言先公謂
予小子海及諸昆弟之小子當膺志意成聞人以報

先公即否亦當必舉進士夫先公形貌修偉隆準而
背聳言言沉厚有則宜大貴於世施設其抱乃淹晦
之其終身至于予先君昆弟猶扁閉不發此其蓄何
不厚也而乃如此曷也人嘗言先公通達世務雖古
之名實者何不方也其孝弟忠信質直亮毅者何弗
訓也文章稽古之事辭賦曲藝之細曷非可傳也然
而終其身淹也斯惟予小子海日夜痛心亦終其身
而不能忘也今小子海方圖永久於先君然宜先先
公之事故摭述舊聞鐫諸堅石辭所曰粵惟康氏世沐
祥裔本西周衛叔建邦纘戎承衛適有烈光惟多

令德固始是張洎宋中葉遷此長寧[illegible]祖丕奮奕葉
斯昌五世慶積東里乃生輔弼
文宗宇內用襄功大不有五十而亡辭彼茅土世遠
逾芳太常是嗣其聲煌煌兄弟並躍大啓厥康迤及
我祖昭德彌長事業天嗇孫子惟良[illegible]續無忝配于
周京履義秉節克光有
明若珠在澤若熹在堂有目咸覩奚勤不藏永惟祖
德思念曷忘唐山之阡左右若防玄[illegible]寇害密可奉幽
藏刻碑述德世萬其承

明故康氏第四府君義官墓碑

府君諱鑾字振聲先通政府君第四子也初欲以戴氏禮舉鄉試後服賈為家人業即號善賈弘治末助金於邊為義官年六十二病腫卒初配南京高氏年四十五先卒有子三人涉縣學生浩辛未進士戶部郎中洋繼業為賈女二人長嫁學生張儒珍次聘郭氏夭矣繼配北京高氏生子河癸未進士戶部郎中歷兗灨知府正德戊辰十月丁未與先高氏合葬此原從先公又二年繼室卒啓窆祔焉戊寅以浩實封主事二高皆安人銘曰生則孔昌沒則不忘刻此銘章

大明故康氏第一子德瞻墓碑

第一諱阜字德瞻先君平陽府君冢子也幼善穎悟強記能於辭賦詩人之事年十有九歲暴病卒先葬近郊西原以多襍葬者廼今改縣北鳳岡之麓銘曰塵矣而遷維以子安胡不萬年

大明故迪功郎藁城縣丞康府君墓碑

府君者先通政府君第三子也諱錫字振祿少習蔡氏書舉鄉試不第歲貢入太學除為藁城丞丞三年為長吏所惡罷丞歸歸九年廼卒春秋六十有九也孺人甄氏故刑部侍郎某孫子一人淮正德三年冬十一月葬此原拊諸先公銘曰仕也弗志行也或窒

壽以克世

邵母沈夫人墓碑

沈夫人者故戶部員外郎邵公邦禮之夫人也父曰沈公諱海其先鳳陽人以功拜鳳陽守禦千戶所從某將軍戰白溝死之後遂落籍為鳳翔左陽里人至公乃起家為蒼溪主簿能幹而產配董氏生女子三人夫人其季也性貞而敏精於女紅烹飪之事諸姑姊妹咸自以為不及沈公鍾愛之曰必不以嫁凡子後歸戶部公沈氏家人咸喜曰果若主君言得此佳壻傳夫人者戶部公之母也性甚嚴毅夫人事之獨得其歡心是時戶部公尚為諸生也夫人日[illegible]夜事燈火以相之明年戶部公果以毛詩舉鄉試[illegible]等連舉進士不第乃拜靈寶教諭迎其二親東就[illegible]養乃傳夫人益嚴戶部公事不咨稟不敢輒行俸[illegible]所入雖微細必貯其所沈夫人一錢毋敢私用也乙丑戶部公滿任仍舉進士卒不第沈夫人苦諫就[illegible]曰幸舅姑及見失此雖第進士何益邪公慨然從之四月入選拜潼川知州至家則其父馬龍公痿不履矣乃奉傳夫人如蜀沈夫人愈益孝敬傳夫人喜曰吾所以匍匐若是恐新婦不知處家洎守官之難爾

若此吾將安枕矣遂謀東歸以昇侍行明年昇舉鄉試第一戊辰昇為公鄉爭薦孫為興平淡氏壻司禮太監瑾者淡之諸父也時昇年少而弱辭不能免涕泣從之君子哀其志而責其命焉然無非數也嗚呼惜哉會公有松潘疊溪之績撫按交章上聞遷戶部廣東司員外郎未行而馬龍公訃至戶部公三日勺水不能下沈夫人泣諫之曰大事未集毀瘁如此亦不念毋氏邪終喪之後瑾既伏誅朝廷以昇無所預事赦為齊民戶部公益私悼惜以為不幸亦成疾卒於家沈夫人叩地呌天絕而復甦蓋之嘉靖甲申五月丙寅合葬北郭新塋世相以予題其墓碑銘曰德以訓俗配以比德合葬於斯永究安宅

明奉訓大夫霸州知州劉君墓

君諱璋字尚德中部元村人也姑祖其元萬戶也生澤澤生簡簡生君傑君傑生處榮處榮生準為縣學生取折氏河南僉事鼎女也生景為義門巡檢後封彰德府知府取高氏萊陽知縣秉女也後封恭人生三子長攻事家人業仲聰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檢與高之封皆用其貴季即君成化乙巳封君掾順天

時八月十七戊辰君生府廨中長則勤學好問年方總角補廩預試不第顧益克苦於學遂庵提學時重之至正德己巳膺貢上太學矣明年庚午試順天乃中鄉試高等甲戌丙子丁丑內外艱喪一遵家禮賢者式焉庚辰子仕中會試君拜南和知縣至縣則旱已七旬禱三日雨大至邢臺北泉水經南和故有渠且廢君建閘開六渠灌之惟鹵地外皆受灌為良田詳在穆大常伯潛記中均賦平役之法袪百餘年畿內緣習之弊兼并之民沒齒無怨詳在南和文移司牧者不可無以考也蓋圻內之民皆兵後徙山西民

填實其土著僅半爾又有墾荒不稅之令故田日增賦日縮徙者若逃遺墾吞於富民幸有歸者田去賦在則亟又逃去里甲遞陪訖無寧歲君計畝平賦撫按用其法平真順廣大四府之賦此非司牧大事至計邪縣賦凡供入倉各異價故里胥緣以為崇君通計各倉之價若干準所賦平徵之豪右不得伸縮吏胥無所用計其完納之易恒為郡縣先也馬政惟官無點視俵烙之嚴百姓易于補倍君以時點視警惰禁乘三年孳用蕃庶御史謝九儀亟薦於朝以勵馬政民既服役吏就典列乃修建廟學飭置祠祀禮讓

聿興絃誦徧作御史王道嘆其為良吏湛尚書元明
修建記呂侍郎仲木學記具載其事非循良不能也
辛巳迎
駕沙河沙河令無以措手委君予治之旬日事辦時
以為難嘉靖癸未考績受
勑命為文林郎乙酉陞霸州知州州邇京師民多豪
怙君治其尤者民用蕭然州域九河歲苦恒潦田乏
西成故盜賊時發君緩征平役禁奢率禮民務本厚
生居然善俗治霸四年水患不作歲事咸稔人以為
[illegible]心愛民之應理或然也州北牛沱河數壞田潰

隄於北徙三十里遇旱則[illegible]縭應若南和丙戌子仕
以刑部主事審錄山西便道省君君教以母縱母濫
時稱平焉明年仕以大獄謫戍柳州君曰幸無恙當
益保愛以報君上後君與通判爭遂罷霸州歸治圃
橋山之麓為書屋游息其中君忠慤剛果遇事立辦
禮賢好義有古人之風初娶張氏壽官俊女也贈安
人生四男長仕累官刑部郎中次价先君卒次倬
秦府典膳次儒舉人四女子長適訓導張元傑次適
典膳馬鏞次適宋澤次適洛川學生王經繼娶李氏
吏目旺女也生三女子高陵舉人呂田南京通政馬

汝驥其壻也季尚在室孫男子五光格光大監生光
亨光升光謙孫女子六曾孫男子三龍韻韶嘉
靖丁酉四月八日丙申君卒於家享年六十有九九
月仕自戍所赦還以明年戊戌　月　日葬君黎原
鏃子平先塋之次以馬遍政狀請予爲君墓碑予曩
從君兄于彰德辱交于君義不可辭辭曰　伏羲之
宇光嶽氣完篤生碩人奕代所觀允矣唯劉實賢實
繁兄弟並起振翼秦關中丞太守聲聞孔端繄君英
特君子是嘆方諸龔卓厥美弗刊大音既逖子姓是
桓科第接武世鮮其班黎原峨峨君此蓋棺休風鴻

烈峙立若山千祀不泯諦我碑顏